



新刊監本冊府元之卷之七百一十六

幕府部一

總序

周禮六官六軍並有吏屬大則命於朝廷次則皆自辟除春秋諸國有軍司馬尉侯之職而有未府幕之名戰國之際始謂將帥所治謂幕府秦分天下為郡有屬官有丞邊郡有長史主兵漢丞相三公開府置掾史司隸刺史有從事佐京尹守相有掾史曹屬皆幕府之職也

文帝二年丞相府置兩長史秩千石武帝時有三長史又分丞

相長史為兩府

三長史蓋有守者非正員故至劉屈  
芑為始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

初置丞相司直比二千石丞相舉不法其餘僚屬之職

於中興名次大備大傅大尉司空府皆有史一人掾屬令史御  
屬各有差同大傅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三十二人大尉掾屬  
史御屬三人司空城司徒掾屬二人人加置令史御屬八人正曰掾副曰屬長史掌署諸曹事掾屬  
則西曹主府史置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史遷除及掾吏戶曹主  
民戶祀祠農桑奏曹主奏議辭曹主詞訟法曹主御驛科程尉  
曹主卒徒轉運賊曹主盜賊決曹主罪法兵曹主兵金曹主貨  
幣鹽鉄倉曹主倉穀令史則有閣下令史主閣下威儀記室令  
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下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御  
屬主為公御職如録事太尉府別有黃閣主簿録省衆事司空  
別有橋道掾主橋道大將軍驃騎將軍府有司馬一人從事中  
郎二人長史掾屬同司空府令御史屬減司徒府五人騎衛尉  
軍無長史司馬又減大將軍掾屬九人御屬六人別有部集一  
人總如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外  
刺姦主罪法皆無負其領兵軍外討則營有五部部置校尉軍  
司馬各一人部有曲曲置軍候一人曲有屯屯置長一人若  
不置校尉則部但有軍司馬假軍其別部則有別部司馬其餘  
將軍置以征伐者則府無員職唯有部曲司馬候以領兵其城  
門屯騎越騎步兵胡騎射聲等校尉各有司馬一人主兵使勾  
奴即將護羗護烏桓等校尉皆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置掾因  
而為員司隸校尉者有從事史二十人假佐二十五人者官功  
曹別駕簿曹兵曹等從事主簿門亭長功曹書佐經師月令師  
律令師簿曹都官等書佐皆無員所部郡國各有從事書佐一

人刺史省都官從事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餘官同司隸河

南京兆等尹有掾史五人四部都郵史部掾二十六人案仁如

掾三人監禁渠漕水掾二十五人卒史三百五十七人文學守助

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三百人幹小史二百一人郡守官

屬有掾史督卸倉功等曹史不備載其職光武建武中置司徒司直尋

省又罷邊郡丞以長史頌職明帝增驃騎將軍長史掾史負為

四十人四府長史掾史皆無四十人東平王蒼和帝時竇憲為

車騎將軍置官屬如司空府又置中護軍一人與參謀議安帝

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之諸曹掾史略如公府無

東西曹及令史別有功曹史主選署公曹及諸曹事五部督御

曹掾主監屬縣亭長主正門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閣下又

諸曹各有佐幹主文書桓帝桓嘉二年置禮儀大將軍增掾史

令史置舍人各十人時以梁冀為禮儀大將軍靈帝時以九卿出為州牧大

劉馬為益州宗正劉虞為幽州太僕黃琬為州掾其任漸重官屬有別駕從事史從事

史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主兵主簿錄閣下眾事省署文書

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考師主試經月令師主時

節祭祀律令師平律簿曹佐主簿書各一人部郡從事史主察

非法郡書典書佐書主一郡文書每郡各一人獻帝建安十二

年置中護中軍領軍各有長史司馬負魏武帝為丞相置左右

長史各一人徵事二人省西曹掾是時三國鼎峙官府吏屬各

因漢制如有正行參軍負後晉景帝為魏太將軍置東

西戶倉賊金水兵騎兵等掾一人不置屬帝為相國府官置

中衛驍衛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各四人十九人  
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後復左右戶賊金水兵等曹屬各  
一人倉曹屬二人增置鎭集法奏等曹屬掾各一人士馬媒等

曹屬各一人散屬九人晉初諸侯開府位從公驍騎車騎衛將軍六波撫軍都

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長史一人東

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各下令史西

東倉戶賊等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下記室書令史

西東曹學事各一人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主簿左西曹

掾屬各一人改西曹為右西曹司空加置尊橋掾一人其加兵

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

人兵鎭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為持節

都督者增參軍六人驃騎以下及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

及三品將軍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

兵鎭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下書各一人州

刺史置別駕治中從事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

從事武猛從事都水從事等吏四十一人所領郡各置部從事

一人邊州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別置淮海從事涼州

別置河渠從事荊州別置監佃督各一人涼益州又加置吏員

八十五人郡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門下吏記室吏錄事

史書佐門下書佐循行幹小吏五官掾功曹書佐循行小吏五

官掾文學掾等員河南郡京師所在則置尹王國以內史掌太

守事其吏屬並同凡郡國戶減五千昔職五

十人散使十三人五千以上加職吏十三人武帝初置左

散吏八人萬戶以上又加茂吏六人散吏十八人

右衛將軍亦有長司馬功曹主簿負俊安平獻王孚為太宰而  
分府兵鎧士營軍刺姦五曹增置屬楊駿為大傅又增祭酒為  
四人分兵曹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軍馬等曹皆置屬趙王論  
為相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二十人主簿記  
室督祭酒各四人東西曹又置屬餘十八曹加置掾諸曹又皆  
置御屬令史學幹等負東河王越為丞相府又置行叅軍兼行  
叅軍元帝初為鎮東將軍置錄事叅軍為丞相置從事中郎分  
掌諸曹有錄事度支三兵等中郎以語議叅軍主諷議事有錄  
事記室東西度支戶法金倉理中兵外兵騎兵典兵兵賊運禁  
防典賓鎧用士騎士車直兵長流刑獄城局水右戶墨等曹其  
後公府止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閣祭酒各一人主簿合

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

二人叅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

屬四人增置倉曹屬置戶曹掾領兵者又置軍諮祭酒叅軍督

護以領兵中護中軍領軍府增置功曹主簿出征則置叅軍時

有長兼叅軍除拜則為叅軍事府五校亦置功司馬功曹主簿

版則為行叅軍又為版行叅軍又罷左右衛將軍長史負成帝咸

負俊省五校也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校尉也又罷左右衛將軍長史

康中置江州別駕祭酒省諸郡丞宋高祖為相止置諮議錄事

記室戶倉外兵騎兵長流賊刑獄或局法田水鎧士集右戶墨

等曹叅軍皆無負合中兵直兵置一叅軍曹仍舊為自後公府

督循其制而小府省長流叅軍置禁防叅軍諸府叅軍督護罪  
領兵車騎將軍以下為刺史都督儀同三司者置官屬並如公

府都督不帶儀同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  
上刺史則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從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  
事吏部郡從事史揚州無祭酒以主簿治事荊州別有從事史

廣州徐州別有月令從事史豫州別有長史叅軍

別駕西曹主  
吏及選事西

曹即漢之功曹也治中主  
衆曹文書祭酒分掌諸曹事

郡屬卒因前制文帝元嘉四年定

置郡官略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  
部縣有都部門亭長主記史催督期會齊州郡之職亦循前制  
三公府置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主簿祭酒令史從事中郎倉  
曹掾戶曹屬東西閣祭酒主簿舍人御屬等員加崇者長史以  
下並增員數大將軍位從公開府儀同等府置左長史司馬各  
一人諮議以下叅軍並同宋公府而成局以上曹署正叅軍法

以下曹署行叅軍無曹職為專兼員梁諸公大將軍大司馬等  
府置長史司馬諮議叅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叅軍  
行叅軍舍人等員司徒府則有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州別有文  
學從事郡官仍舊陳庶姓公府諮置議叅軍司馬長史從事中  
郎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錄事記室中兵等叅軍主簿祭  
酒叅軍等員庶姓持節府省從事中郎叅軍別置功曹史餘同  
公府庶姓非公不持節將軍止置長史主簿安蠻戎越校尉中  
郎將止置長史司馬正員之外皆有版授官自餘州郡之吏皆  
循梁制後魏起代北庶職草創道武始皇元年初令州郡定置  
刺史太守而察屬未著至大和定令官制始祥三公大將軍府  
有司馬長史元士諮議叅軍主簿從事中郎軍行叅記室督掾

屬舍人御屬令史閣下令史又有錄事參軍事功曹記室戶參  
中兵參軍事參軍列曹行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都  
開府置長史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正參軍主簿行參軍記室督  
令史一品二品三品正從將軍開府別有功曹史無元士記室  
督掾屬舍人御屬令史其長馬諮議錄事及諸參軍督護員並  
如公府四品五品正從將軍止置長史司馬主簿列曹參軍列  
曹行參軍中軍鎮軍撫軍有長史司馬中散行參軍校督州有  
別駕功曹都官司事從事錄事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議曹  
從事史郡有功曹主簿通事等員宣武永平二年併省諸州諮  
議記室戶刑獄田水集士等曹參軍事孝莊初增大丞相大宰佐  
史時以爾朱榮為大丞孝靜天下中置京畿大都督立府置佐  
相元天穆為大宰

而史闕其職後齊二大三公府無元士分戶曹為左右加置外  
兵騎兵長流域局刑獄等曹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墨田水鎧集  
士等曹行參軍餘並如後魏制司徒府加左右長史三分以下  
儀同三司開府者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曹各一人領軍  
中領軍護軍中護軍府皆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錄事等員其  
領軍府所領左右衛左右府護軍府所領東西南北四中郎將  
府各減功曹錄事員而郎將府加置錄事參軍統府錄事直兵  
功外倉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域局等參軍法田鎧曹行參軍司  
府收置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  
功金祖兵騎等曹都官法部郡等從事主簿置史西曹清都郡  
置丞中正功曹主簿督卸五官門下督錄事王記議生功曹記

室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中部掾州刺史屬官有長官史  
司馬錄事功倉中兵等曹參軍事及掾史主簿及掾記室掾史  
外兵騎兵長流域局刑等參軍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法墨田  
錄集士等曹行參軍及掾史右戶掾史行參軍長兼參軍參軍  
督護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  
史州都先迎主簿主簿西曹佐月史祭酒從事史都郡從事早  
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事都錄事及史祭酒箱錄事史朝  
直刺姦記室戶田金租兵左戶等掾史上上州刺史府及州屬  
官佐吏共三百九十三  
人上中上中州各差減十人中上州又減五十一人中中中下  
州又差減十人下上州又減五十人下中下州又差減十人  
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先迎功曹先迎主簿功曹主簿五官省  
事及西戶金租兵集等曹掾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

等員上上太守官屬佐吏共二百十二上中上下郡各差減五  
人中上又減四十五人中中中下郡又差減一人下郡

又減四十人下中下後周六官之制公府有上大夫元士統軍  
下郡又差減二人

驃騎柱國大將軍四征中鎮撫諸將軍府有長史司馬司錄中

即掾屬列曹參軍戍副等員別將開府有長史司馬司錄呼藥

別駕持中列曹參軍等員隨三司不置府屬三公依後周制官

察而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大將軍並有長史司馬錄事

功曹倉兵騎曹參軍法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左右衛武

侯各六人武衛八人左右又各統親衛置開府儀同二府開府

府官屬減功騎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儀同府又減法行參軍餘

如左右衛左右領左右府屬同開府府左右監開府別有行參

軍四人餘官如左右府左右領軍府別有掾屬各一人明法四

人加行參軍十人餘官如左右衛後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二司大都督師都督總十一等上柱國府長史司馬詔議都督將參軍事掾屬各一人功曹記室戶倉兵騎兵城局等曹參軍事各一人參軍事五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十二人典籤二人柱國省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員減參軍事行參軍各一人上大將軍又省詔議參軍事田鎧曹行參軍員又減行參軍一人大將軍又省員掾屬員減參軍事二人上開府又省法士曹行參軍事參軍事員開府又省典籤員減行參軍二人上儀同又省功曹城局參軍事員又減行參軍事三人儀同又省倉曹員減行參軍二人又令三師

三公置府佐與柱國同雍州牧置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事錄西曹書佐金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都從事武猛從事并佐史等員五百二十人京兆尹置丞正功曹主簿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并佐史等員二百四十四人州刺史置長史司馬錄事功戶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并佐史等員上上州三百二十三人中上州減十二人上下州又減十六人中上州又減二十九人下中州中中上州又差減二十人上下州又減十人下中州又減一人郡太守置丞尉正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倉戶兵法士等曹市令佐史等員上上郡百四十六人上下郡又減四人中上郡又減十九人中中郡又減六人中下郡又減五人下上郡又減十九人下中郡又減五人下下郡又減六人開皇二年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為長史司馬罷郡

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佐官四年一遷以曹為名者並改

為司自兩漢以降府幕官多自辟署亦有朝命者梁魏以來州郡縣正以下皆州郡自調用理時事至以是鄉官始以品

官總開皇二年悉改諸州司從事為叅軍十五年盡罷州郡鄉

官煬帝即位置十二衛將軍各有長史錄事司倉兵騎鎧等曹

左右翊衛又有親侍鷹揚府各有司馬長史兵曹倉左右候衛

別置察非掾二人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贊務一人以二之次

置東西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

增減改行叅軍為行書佐其後諸郡又加置通守一人改贊務

為丞位在通守下唐丞相之務歸於臺省三公無官屬改郡為

州仍置總管之職武德四年始改總管為都督府貞觀中分為

二等大都督府有長史司馬錄事叅軍錄事六曹叅軍事各二

員功士曹叅軍事典獄問事丞左史倉督等員有羗中都督府

別有別駕一人餘官並同大都督府上州中州刺史府官同中

都督府下州刺史省長史餘與中州同其大都護府無駕士別

曹及叅軍事以下員上都督府又無法曹員餘同上州又因隋

制置十二衛皆有衛佐長事錄史倉兵騎等曹叅軍司偕中侯

左右羽林軍開元二十七年置左右龍武軍官屬同十二衛佐

又有十六衛將軍正有長安史兵曹錄事校尉等員

則天長壽中有經略使睿宗景雲後有節度使肅宗至德後有

觀察使明皇天寶後有團練防禦使節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

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叅謀無員隨軍四人觀

察使有判官支使經略使有判官等員其後節度觀察使防禦

團練皆有推官巡官之職兼支度營田招討使者又有之度營

田等判官自是正為幕府之職

自後上佐曹官皆為州縣之職更不復紀其有軍校若都虞使

都都知兵馬使之北

有武功叅軍謀者皆奏請有出身人及六品以下正員官為

之唯兩省供奉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不得奏請其辟署未

有官者皆謂之攝自從諸使兵馬留後兩京留守後置判官監

鈇度支及場院使亦置判官推巡之職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令

諸道節度副兩使判官朝廷除授外幕下職吏皆委本道選任

明宗天成二年又限諸藩鎮幕職不得兼錄事叅軍鄴都管內

諸州錄事叅事不得兼防禦判官始改刺史州防團判官為軍

事判官晉高祖天福二年又限防禦團練刺史不得奏未有官

人為從事漢乾祐二年又禁諸道不得奏薦行軍副使兩使判

官周世宗顯德二年始令刺史州置軍士推官一員原其叅佐

將幕裨贊公府丞刺舉之職分守相之務而能左右宣力出入

盡規絜素靡渝亮直是與建謀議而惟允集勲伐以居多竭乃

忠誠膺其倚賴至於懿文秀茂明識淵粹承辟署之美膺東求

之重及貪墨自恣回邪是圖憲法所罹罪釁連及並用論次以

傲方來凡幕府部一十六門

選任 倚任

選任

夫任官惟賢前經之不訓以能詔事三代之達道二漢之際始

盛賓佐之選故辟署之命行焉施及罪國興戎右武晉宋以隆

藩寄弥重其或誓師遣將建牙開府並建宗室出臨屏翰以至

掌司留務委之心腹尊崇宰弼重其叅贊則必簡乎朝議精擇

素望槩咨其策盡亦賴其傳導至乃取於近侍輟自高位豈非  
慎重大事責經武之有功協此正人莫茂親之盛德者也魏杜  
龍衣為太祖丞相長史從討漢中太祖東之當選留府長史鎮  
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  
更索遂以龍衣為留長史主閔中

張緝為溫令會蜀相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  
資以為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

晉王舒為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  
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頗領望府咸稱明練

宋張邵為高祖揚州主簿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為錄事參軍  
遷諮議參軍領記室

張敦少整貴文韻端雅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  
以為世子中軍參軍

袁洵元嘉中累歷顯官廬陵王紹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  
未親政以洵為長史尋陽太守行府州事

張暢為尚書主客郎未拜除江下主義恭征北記室參軍孝武  
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暢復行盱眙城欲立太  
鎮時魏軍聲七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張丞為左衛將軍免官時孝武寵子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  
史為割吳郡屬徐州起丞為別駕從事

南齊張融字思光吳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為新安王北  
中郎參軍

張岱初仕宋為撫軍諮議叅軍領山陰令時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叅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虜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兖州岱歷三府諮議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徐州高選佐吏孝武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官已多令歆用卿為子鸞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王琨初仕宋為歷揚內史孝武以琨忠寔徙為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遷右將軍度支尚書出為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皆孝武諸子也

王僧虔初仕宋自太子中庶子出為豫章王子尚撫軍長遷散騎常侍復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二蕃皆孝武愛子也

陸慧曉為太子洗馬建元初武陵王曄守會稽太守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

王績為東陽太守武帝為撫軍時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素望也

張仲建武中為廬陵王北中郎司馬未拜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帝慮寇未已徙冲為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

胡諧之為武帝江州別駕文惠太子初鎮襄陽帝以諧之腹心出為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崔慧景為南郡內史蠻長史加輔國將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用資甚絀至是始重其選

孔琇之為吳興太子時明帝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

昌元年遷琇之為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梁張率字士簡為秘書丞直壽光省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為雲麾中記室王選南充州轉宣毅詔議參軍並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王為荊州復以率為宣惠詔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詔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到漑為湘東王繹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漑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

江革為少府卿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高祖召革面勅曰武陵王年少臧省性弱看王之屬也不以規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徐州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

郡丞行府州事

後魏鄧述為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不出并州刺史以述為大傅長史帶太原太守

刁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為郡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孝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後帝南討會廣陽王嘉鎮荊州以整為嘉外兵參軍事

崔珽為典屬國下大夫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昶劉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為假府長史珽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寄遇如此

李憑唐茂盧尚之孝文時趙郡王幹為都督莫定瀛三州都軍事詔以憑為長史茂為司馬尚之為詔議參軍以輔弼之傳永

字修期為任城王長史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孝文曰選傳修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孝文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崔鴻尚書都兵郎中永正初豫州城人白生殺早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判詔鎮南將軍刑蠻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

李系為主客郎齊文襄攝選以系為司徒詔議叅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

後周薛寘西魏末為中書令時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叅之

薛端字仁直太祖時大軍東討以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僚數目不定帝謂弼曰為思公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樂遜為小師氏下大夫以經術教授譙王儉以下反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為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

隋元嚴為兵部尚書高祖初即位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盛僚佐于時若于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才人具伴於高穎由是拜若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叅相齊之意也及若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

令孤熙為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盛屬正人以熙為益州總管長史

楊昇為宗正少卿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  
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  
宇文弼鎮太子虞候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  
王長史司馬亦一時高祖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  
出為并州長史

皇甫誕開皇中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  
寮左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高祖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  
總管司總府政事以諮之諒甚敬焉

趙軌開皇中自齊州別駕徵至京師時衛王爽為原總管高祖  
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

源師為尚書右丞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

馬

劉臻開皇中為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穎之代陳也以臻隨軍兵  
文翰進爵為伯

唐宇文歆為右衛將軍武得初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時劉武  
周南浸汾晉遣歆助元吉守并州

封倫為內史侍郎武德初太宗之討王世室克高祖詔倫參謀  
軍事以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

溫彥博為中書侍郎武德中突厥入寇高祖命右衛大將軍張  
理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為行長史

竇昭為少卿監天寶末玄宗幸蜀以永三璘為山南東路及點  
中江南西路節度度支採訪使以昭為之副

鄧景山為隴州太守天寶末玄宗以豐王珙為威武都督領河  
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採訪使以景山為之副

裴冕為御史中丞肅即位於靈武以元子廣王平領朔方河東  
河北三道節度訪使以冕為之副

蘇震為吏部侍郎暢瓘為諫議大夫至德初肅宗以廣平王為  
天下兵馬元帥以震瓘為副使判官

李進為御史中郎寶應初代宗以元帥雍王統河東朔方及諸  
行行營兵馬行迴統兵馬十餘萬東討逆賊史朝儀以進為行

軍司馬又以中書舍人常少華為掌書記

李復大曆中歷江陵府司錄江陵少尹建初中李希烈皆判荆  
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為希烈所敗時朝廷憂之以復又在江

陵得軍州人心時復在母喪乃起復為江陵少尹兼中丞克節  
度行軍司馬

蕭復為兵部侍郎建中末晉王誼為揚州大都督持高荆襄江  
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兼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討李希烈以復

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克師統軍長舊令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持更之又

以新除潭州刺史孔巢父為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左司馬  
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

樊澤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  
一為吏部郎中侍御史常憤為工部郎并兼御史中丞克判官

兵部員外郎高叅為兵部郎中掌書記右金吾衛大將軍渾瑊  
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中軍書虞侯又以左散騎常

侍婦崇敬參謀

會未此  
乱不行

陸長源為汝州刺史貞元中董器為宣武軍節度朝廷恐晋柔  
懦尋以長源為軍行司馬

李景略為左羽林將軍貞元中里于延英殿奏論衍衍有大臣  
風彩時河東李銳有疾詔以景略為大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  
時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皆死亡乃命馬行軍司馬盡簡自  
上意受命之日人心屬之

郝士美未冠為揚翟承李抱真鎮潞州邀為從事雅有參贊之  
績其後易二師皆詔士美佐之

裴向為戶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選自于朝防  
一日有變遂就授之節制向以選為太平少尹德宗召見喻旨  
尋用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卒秘為湖州刺史僉以材任將  
帥元和初太原節度范希朝頌全師出討王承宗詔徵秘為河  
東行軍司馬

崔引禮為棣州刺史元和中魏博田弘正請入觀思得副其事  
者引禮以選授衛州刺史克魏博節度副使又之除鄭州刺史  
長慶元年劉總入觀張引靖移鎮范陽復以引禮檢校左散騎  
常侍克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

胡証為常安縣令元和中田引正以魏博內屬詔証以左庶子  
為之副

馬總為刑部侍郎元和中十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出為彰  
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憲宗以總兼御史大夫克副使

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克行軍司馬司勳員外李証封都官  
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兼侍御史克判官書記錢可  
復為禮部郎中太和未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鄭注出鎮鳳  
翔文宗以可復為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鳳翔行軍司  
馬兼賜紫以駕部員外郎盧簡能為檢校司封郎兼侍御史克  
鳳翔節度判官以主客員外郎蕭傑為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  
史克鳳翔觀察判官並賜緋以左拾遺盧茂司為鳳翔節度掌  
書記

後唐任圜為工部尚書同光二年魏王繼岌為代蜀行營都統  
莊宗以圜及翰林學士李愚從王出征叅預軍機

任贊為刑部侍郎長興四年秦王從榮為兵馬元帥以贊為兵  
部侍郎克元帥府判官

馬義為工部郎中天福中以為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克河陽節度判官朝廷選佐遑子故也

漢張允初仕後唐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  
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叅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克  
六軍判官

周張可復為諫議大夫漢左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  
可倅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

王敏為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有稱遂命為澶州節  
判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

倚任

夫居牧伯之任當將帥之道重雖復奉法遵職盡節效命亦何嘗不推擇僚佐咨諏委賴然後政成而功立者哉由漢以來選辟甚盛乃有待遇隆篤周旋倚任至於傑教憲令俾之裁處機謀戎務咸用闕決假其風望以抨彈豪縱其忠厚以總督居留楹其辭藻之能施之文檄用之知人而善使推誠而不疑繇是懷才得盡其長立義者得宣其教叶斯至勲業用彰古人所謂申於知己者此之謂也

漢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為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

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

後漢劉平為濟陽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

韓稜穎川舞陽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與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大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宋穆舉孝廉屬江淮盜賊群起大將軍梁冀素聞穆石名乃辟之使典岳事甚見親任

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召為功曹委以郡事嘗有重客過虞欲記一事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容潛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容曰止止勿復道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岑暉字公孝南陽人太守城瑄下車欲振威嚴聞暉名請為功曹時人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引農岑璿但坐蕭

王渙為漢廣功曹太守陳寵徵為大司農和帝問何以為致寵

曰臣任功曹王渙由是知名一云寵顯用良吏王渙鐸顯以為獲心訟者曰減郡中清肅

陳蕃為汝郡主簿太守王堂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

申永為劉毅府諮議參軍高祖初誅毅荊州問永曰今日何施

而可永曰除其宿望位其恩澤貫叔門次顯擢才能如此

而已

王華為文帝湘州司馬帝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

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言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

受禍致此就害蓋由每生情多每貪也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二

人勢均莫相推服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爾今日就徵

萬無所慮文帝從之

張永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後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

言永以為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

張暢為孝武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大武南侵

大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時大武親率大眾已至

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眾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奔彭城

南歸計議弥日不定時歷城眾少食多北安中兵參軍沈慶之

建議欲以車營為函箱煉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宜輒歷

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李

鬱州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未決更集群寮謀之

眾咸違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

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関扃嚴固欲去莫與從尔

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歆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其宜豈有舍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孝武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為摠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損威也寇其為愧而心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當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孝武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及魏軍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之慮及又至議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晚四生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不可奪孫軍府典籤董元嗣侍帝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暢欽扳白帝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

夏

別駕子

帝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不可不謂大

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愧色義恭之議遂寢文帝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

沈懷文為西陽王子尚揚州別駕從事史時熒惑守南斗孝武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帝不從而西州竟廢矣南齊劉善明為太祖驃騎諮議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

曰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列舟仗包藏賊志於馬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闔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表槩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爾及事平太祖謂善明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爾

梁江淹字文通宋末齊高祖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劔之辱紹跨攝四州終為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昂

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必立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而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心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柳忱仕齊為西中郎主曹功曹史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胃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逆為惡日滋傾聞京中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爾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禍

酷相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  
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  
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  
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為寧朔將軍

席闡文仕齊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與子穎胄善和帝  
稱尊號時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  
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穎以寧輯  
庾域為長沙宣武王梁州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  
南鄭州有空倉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  
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毛喜初為宣帝參軍時廢帝中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劉  
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啓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  
敢厝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陳有天下曰淺海內未夷兼國禍  
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  
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乃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  
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

後魏溫子昇為上黨王天穆行臺郎中時天穆計杲元顥入洛  
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  
失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  
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謂大王惜之天  
穆善之而不能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  
顯任使者多被廢出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

前計

北齊封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乘勝東侵高祖於功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推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百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征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持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

後周陸通為太祖夏州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不以為然數日間至果如所策

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禪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度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魏審配漢末為袁紹翼州別駕紹委以腹心并總幕府

臧洪廣陵人漢為郡功曹太守張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息不由已出臧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甚優超超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洪與語大奇之

蔣濟為太祖丞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藏不得中望於賢屬

楊修字自得祖丞相為太祖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

知内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徐弈字季才為  
太祖司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  
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  
曹屬太祖征吳從為留府長史謂弈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然微大嚴昔西門豹佩常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  
於君也今使充留事孤無復還領之憂也

蒯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都督郵時郡內李朔等  
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葛朔等請罪不復鈔略

蜀蔣琬字公琰為丞相葛亮叅亮住漢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  
事後代裔為長史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  
公琰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楊儀為諸葛亮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等  
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吳劉靖廬江人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委靖以得失委江夏  
李允以衆事廣陵吳領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  
盡

晉裴秀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  
騎常侍帝待諸葛誕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  
臺從豫叅謀略

山濤為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帝將西征時魏  
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徧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季卿以  
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

王祥為呂虔徐州別駕虔姿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每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一云民事以委之云多其任能

郭舒順陽人王澄為荊州刺史既至日鎮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羅尚字敬之善屬文荊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

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舉為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應詹為鎮南大將軍劉引長史引詹之祖舅請之曰君器識引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引著績漢南詹之力也溫嶠為劉琨平北大將軍參軍琨遷司空以嶠為古司馬時并

土荒殘寇盜群起石勒劉總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

焉

諸葛恢為元帝郎邪王從事中郎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佳門召恢為尚書郎王以經緯須才疏留之

下壺字望之元帝為琅邪王鎮建業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故

趙裔為王導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裔殺宗於是導及庾亮並倚扶之轉冠軍將軍

毛穆之寶之子果毅有父風為安西將軍庾翼參軍翼等專制陝西以子方以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將軍司馬

王珣為桓温大司馬主簿時温經略中夏竟無寧歲中軍機務並委珣焉

江逋為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比代謀為咨謀叅軍沾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履洛陽經營荒梗逋為上左有輔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為逋

劉鍾為劉牢之鎮北叅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甚見愛信

宋劉穆之高祖初定京城辟為車騎主簿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以竭節盡誠無所避隱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任之後遷太尉

中軍司馬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長沙王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于穆之乃加丹陽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史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左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大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代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少安高祖還長民伏誅

臧燾為通直郎高祖鎮軍騎中軍大尉諮議叅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瑯邪王通行除大司從事中郎總留府事

謝景仁為高祖車騎司馬及高祖北伐時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為大司馬專總府

事

徐羨之為高祖太尉左司馬高祖北伐掌留任以副貳留穆之謝晦為高祖太尉主簿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

王誕為高祖太尉諮議參軍轉長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委甚委使之

張茂度為高祖太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高祖北伐關洛復在留州事王華文帝司馬太祖入奉大統留華總後任

顏峻為孝武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元嘉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孝武舉兵入討凶元轉諮議參軍鎮錄事任總外內并

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峻皆專斷施行

張邵初為世子中軍參軍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劉穆之若邂逅不幸誰河伐之尊業如此苟有不危事將如何帝曰此事委穆之及卿耳又為文帝荊州司馬領南郡相事悉決於邵

劉湛為彭城王義節豫州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委悉湛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長湛子琰於江陵病卒湛永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為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女弱年新涉庶務八啟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等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令

谷湛啓推停彼葵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  
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住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閔  
失得者宜相委寄

庾登之為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少年親政衆事一以委  
之

范曄為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不邳太守及濬為揚州未親  
政事悉以委曄

謝方明為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  
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  
初

江湛為吏部郎隨王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

南東海太守政事悉委之

南齊胡諧之武帝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諧  
之為別駕委以事任

波冲字景綽為武帝征虜長史尋陽太守湛見委遇帝還都使  
冲行府州事

江柘為明帝驃騎諮議叅軍帝時輔政委以腹心

沈瑀為竟陵王子良府叅軍領陽州部傳從事子良甚相知賞  
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以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送  
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璽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  
知州獄事

李珪之字孔章為蔡興宗安西府佐委以職事清治見知

宗史為南康王荊州駕時西土位望唯史以同郡樂謁

劉坦為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胃深相委仗每事諮焉  
徐擒為晉安王諮議參軍王總戎北伐以擒兼寧蠻府長史參  
贊戎政教命書軍多自擒出

孔休源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  
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崇於  
中齊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梁蔡道恭齊末為和帝西中兵參軍恭素著威略專相委  
任

王茂為高祖雍州長史帝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

何遠為後漢軍都陽王恢錄事參軍在府盡其智力知無不為  
恢以推心杖之恩寄甚密

蕭允為晉王長史王為南豫州允從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  
務故委允行府州事

劉毅湘東王中記室大清中候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  
焉毅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

許亨為大尉王僧辨從事中郎與吳興沈景對掌書記府朝政  
一以委焉

庾黔婁鄉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以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荆  
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絜  
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

劉盈為岳陽王察中郎府錄事參軍隨察之鎮有器度勤於公

軍國經謀頗得參預

陳謝政仕梁為山陰令侯景亂政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討常留政監郡知從事趙知禮字齊旦高祖討元景仲引為記室常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所敵替

陸山才字孔章為周文育南豫州都督長史育不知書疏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毆陽領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仍鎮預章

盧淵為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巨細多決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

陸見侍中繕之兄子宣帝為揚州牧乃以為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

程文季為始興王府門內中直兵參軍時王為揚州刺史鎮治城中事悉以委之

後魏辛深為滎陽郡丞孝文南征太守元麗從興駕詔深曰委郡事如太守也

高頴自符璽郎中出為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宣武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眾討之平以頴彼州領袖乃引為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

楊機字顯略為河南尹元暉功曹暉尤委以郡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声名更著

陽固為尚書考功郎大軍征碣石勅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

崔光韶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祖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甄楷字德旨定州人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卿淵臨發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佐任

高緒為冀州儀同府中司兵參軍為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引自隨常令總攝數郡

房天羅為清州別駕大將軍文秀板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

高道穆初為蕭寶夤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強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強何獨云其強也道穆前使不實者當是莫陛下恩願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其實

楊侃為叔椿雍州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府之務多所委決

崔康為彭城王勰衛軍府錄事參軍從勰征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記騰氣於此人

姜儉為尉外兵參軍蕭寶夤討閩西引為開府屬府軍機謀略多所參預亦自謂遭逢知己遂竭誠委託

盧陽鳥為彭城王府長史京兆王愉拜都督徐州刺史以陽鳥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

朱瑞為將軍下朱榮府戶曹參軍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又為  
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

劉貴為介朱榮府騎兵參軍勞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  
愜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軍將軍

北齊薛琰東魏天平初神武尹為丞相長史琰宿有能名深被  
禮遇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琰亦推誠盡節屢進中讜

張華原字滿國少明敏有器度神武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  
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  
誦令三軍府常令宣諭意旨

孫搴為神武相府主簿掌文筆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誦令當煩  
劇之任大見賞重

趙彥深為神武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及文襄嗣位會河南  
有變丞相乃自巡撫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別握  
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也

裴昭字元景為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  
參謀機密

裴焦為幽州刺史盧文偉平北府長流參軍焦案舊迹修督亢  
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修立之功多以委焉

崔昂文襄在藩常委以心腹之任及入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  
時勲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和之門  
尤劇昂受帝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

李義深為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

義深甚濟機速

後周令佺整初為後魏東陽王榮主簿委以庶務

趙善初為後魏佗朱天光主簿天光討邢果及万俟醜奴以善為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

蘇亮初後魏齊王蕭寶夤參軍歷開府主簿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邵事甚著声績長孫推佗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及賀杖兵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呂思禮初為後魏關西大行臺賀杖岳郎中與姚弋愉入關俱為岳所重專機密甚得時譽

柳虬初為後魏馮翊王季海行臺郎中時軍旅務殷虬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復重者

李旭初為後魏綏德公陸通司馬大祖許之旭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

王思政初為後魏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擾乱関右北海王景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軍中所有謀議並與參詳

申徽為大祖夏州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太祖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

長孫儉為太祖夏州錄深敬器之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

趙肅字慶雍洛陽人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為司州駕別監督糧諸軍用不匱大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柳敏字白澤為太祖丞相府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常令之接待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

馮遷為晉公護府掾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晨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為護所委任

隋陰壽為高祖丞相掾尉廸之亂帝孝寬以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病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

盧昌衡為壽州總管宇文述長史述甚敬之委以州務

李圓通為秦王并州總管長史王仁柔自若少斷決府中事多委圓通

唐任瓌為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

裴矩初任隋代陳之後領元帥記室及陳王晉王令矩與高穎收陳圖籍歸之秘府

李靖為即王孝恭行軍長史討蕭銑高祖以孝恭未更戍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

朱仙客開元中為河西節度蕭嵩為判官嵩以軍政委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

裴冕天寶中為京畿採訪使王鉷判官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

常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常陟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明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評

覆陟推誠任之時謂員推常狀

呂誼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友度判官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  
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翰益親之

段秀實至德初為安西安判官父殃喪毀過禮都將李嗣業授  
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政事一一咨之

張群為京兆府司隸肅宗以府尹劉晏判度支晏委府事於群  
及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為稱職

李復大曆中為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尹衛伯玉厚遇之府中  
之事多以咨委性刻削為伯玉所信奏為江陵令遷少尹

李融大曆中為福建都團練鮑防判官防移江西融復為團練  
判官政事多決於融

張建封大曆中為河陽節度馬燧判官時魏博田悅犄角同為  
叛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以委建封人稱其能

鄭雲逵建中朱奉天之難以諫議大夫奔赴行在居數日神策  
行營節度李晟表為行軍司馬戎略多咨之

王鐔貞元中為江西節度嗣曹王臯都虞候鐔小心習業事善  
探軍府情狀至於語言動靜巨細畢以白臯臯亦推心委之雖  
家醜妻女之會鐔或在焉鐔亦感臯之知事無所避

盧群貞元中為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  
郤幕中之事多以咨委以直正聞

嚴震貞元中為東川節度判官常收薦為押牙改鎮王府司馬  
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

元義方精於吏理真元中為京兆府司錄時違夏卿李實繼房  
尹正府之公務一以咨之

梁敬翔為太祖宣武從事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  
聲相聞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  
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賜緋

裴迪太祖至汴延在賓席息禮甚優厥後每統師出征咸主留  
事迪亦勤瘁夙夜不失所委累遷職至節度判官官至檢校僕  
射光化初太祖榜于院曰謬膺重為總授三潘軍機雖聲於拙  
謀民政全繫於右席節度裴判官詳明吏理首冠賓進水藥不  
渝始終如一自此應諸州錢糧刑獄等事並請指揮仍徧報管  
內咸遣知委

後唐司空碩為魏州節度使羅紹威掌書記紹威聚書萬卷尤  
工篇什每公私宴集無不屬和幕中皆知名士而碩蒙倦遇軍  
機政術必先圖議誅牙軍之謀碩亦預焉

淳于宴在霍彥威幕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從為事軍府事至  
於私門事無巨細俱取決於宴雖為幕賓有若冢宰尔後公侯門  
客往往效之事謂之救淳故彥威所至稱治由宴之力也

晉張彭仕後唐為真定留守任圜推官事無巨細悉訪於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七

幕府部一

知議

傳曰知者不識人亦不失言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乃有受署戎  
府叅佐卽務咨以策畫賴其協贊漢魏而下選辟甚盛賢英舉  
集話言多在至當深知政本洞達治要究時之利病知事之善  
敗察姦究之情狀辨強弱之形勢猶預之論立決曠廢之典斯  
舉援經義以正大體酌物理而見末然用能釋患而解分成務  
而宣績道茂乎當世美流乎無窮斯所謂好謀而成其智足使  
者也後漢鄭興為更始丞相李松長史松先入長安令興還奉  
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

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跡而山西雄傑爭誅王莽開關效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失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鮑永上黨人為郎功曹有時矯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援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郎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之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自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

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

周章南陽人初仕郎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義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鞍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崔瑗辟車騎將軍闕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叅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此卿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此嬖寵惑亂先帝遂使廢出正統扶立踈孽少

帝少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

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

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

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雷神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

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敦惡也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蔡澤說范雅并辜

者乎或欲大援或欲分功今君相秦生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預未敢從會

北卿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

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曰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

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証瑗曰此譬猶見

妾屏語尔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

周舉辟司徒李邠府時官者孫呈者既立順帝諸滅諸閭議郎

陳禪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且從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

咸以為宜舉邠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愁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茅焦之言修復子道傳美之今

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失疾一旦不虞主士將何以

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屬

群臣朝觀之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邠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鍾皓為司徒掾公出臣欽若曰謂司徒也史失其名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

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行獨尔還府向聞鈴下不

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府掾屬昔投劾出晤為西曹掾即

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

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係西曹掾問室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

何顓南陽人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顓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

魏沮授為袁紹從事時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公救延與良戰破斬良先是紹臨發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

士馬不敵君何惧授曰以曹兗州之名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

雖克公孫衆

謂公孫讚也

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也

揚雄有言六國豈蚩為羸弱姬之謂也及紹將濟河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護還迎不脫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紹後果敗

王郎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郎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郎為謙治中與別駕趙顓等說謙曰春秋之意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奉承王命謙及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郎會稽太守

荀彧為太祖奮武司馬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

國淵為太祖大司空掾屬太祖征關中淵統留事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宜示明聽也河澗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且耻之太祖大悅

郭嘉為太祖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後之地廣兵疆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知勝項羽雖疆終為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文言之士好言飭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為行不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公者無所各士之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人見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人爾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按息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明此行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公要

公少以克襄公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後劉備以來奔太祖以爲豫州叔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已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太祖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爾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八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方一烏變不可悔惟嘉策表必不能任備歎太祖行

何夔爲太祖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順信無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判之而况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烏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

和治烏太祖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治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飭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蔽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激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

而已凡激詭之行不容隱偽矣

程昱為奮武將軍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事之急呼吸之間者爾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

父子之間

田豫字國讓公孫瓚使守東川令瓚拜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英雄並起輔莫知所從豫為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遂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因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

蜀王商為益州牧劉璋治中從事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章父馬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裔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挾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猶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

黃權為劉璋主簿特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史楊洪為定蜀太守李嚴功曹先主爭漢中急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單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周群為先主儒林校尉先主欲與魏太祖爭漢中問群群對當得其地不得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後部司馬張裕天才過群諫先主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

如群言

吳顧徽為大帝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工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見耳且所盜少遇乞哀元帝許而嘉之轉東曹掾

潘濬為大帝荊州治中軍事一以咨之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彪督萬人往討之帝不聽特若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仲帝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是南陽舊姓徒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仲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帝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晉唐彬魯國鄒人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叅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史彬與譙郡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蕪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後為文帝叅軍鄧艾之誅也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逆雖長史司馬叅佐牙門答對失措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夫人又好施行事後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內願無以為慮

荀勗為文帝中郎領記室時官騎路遣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二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時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甚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

杜軫蜀郡成都人為郡功曹吏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叅軍牽引自之郡引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之命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

魏舒為相國叅軍府朝碎務未嘗見事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潘京武陵漢壽人辟郡主簿後立太廟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

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陳頤字延思元帝遷鎮東頤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建興初治板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頤議諸僚屬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蛭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篡位三在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頤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駿之聖曰聖王縣爵賞功制罰訖遣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制寇寵後戒在斯亡者孫秀曰唱篡逆手

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王三建義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摧濟南此自有一切之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俎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皂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

顧和爲王導爲揚州從事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問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爲政導咨嗟稱善

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

下遣信已三日會寶加使還文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  
共同衆克在和不開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是不覺况自作疑  
和便宜急遣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便遣使嶠  
意悟即遣使信改書侃果共征峻

羅含為桓溫征西將軍溫嘗使含詣太守謝尚有所檢校含至  
不問邵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白公謂尚何如  
人溫曰勝也含曰豈有勝我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  
異而不責焉

張仲堪為謝玄冠軍長史至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  
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  
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  
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  
節下引之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  
晉境者必無懷戚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  
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  
採和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箱以顧念居  
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  
孫獵而得麇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  
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鷄惡鳥也食  
業堪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  
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  
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開哉玄深然之

宋胡藩為高祖鎮軍參軍事從征鮮卑賤保廣固累月未拔之夜佐使並集勿有鳥大如鷲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黑蒼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臧熹為東海太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極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

謝景仁為高祖車騎司馬義熙中高祖以內難既寧思引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為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為符堅侵境謝大傳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變夷姦逆雖業高振古而德行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陲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

張劭為揚州王謐主簿時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奏獨劭不往或問之劭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高祖高祖益親之轉大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劭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本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爾後遷世子中軍咨議參軍時高祖北伐劭與劉穆之掌庶務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為變將發軍劭白檀劭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

勞以觀其意既而祇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恐懼使發詔以  
司馬徐羨之伐之劾對曰今誠急疾任中在徐且世子無專命  
宜須諮之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大及府事悉諮徐司馬  
其餘咨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

王懿字仲德為高祖中兵參軍及盧循寇逼則劉毅於淝落帝  
北伐還士卒創夷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  
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  
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征既  
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何以威物此謀若行請自此亂  
吳帝悅之後遷諮議參軍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為宜仲德曰  
非常之事常人所該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為王基

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弋先還彭城  
蘇綽為太祖大將軍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  
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  
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  
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  
意者惠達以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  
著作佐郎

宇文深為太祖丞相府直閣齊神武率大衆度河設路至於涉  
苑諸將皆有惧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克斥何賀之有  
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自此守  
未易可圖今縣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復諫而來

臣將

欽若等曰竇氏即齊  
竇為太周太祖所獲  
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  
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王巖之兵邀其走路無遺類矣太祖  
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隋薛道衡開皇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  
翰王師臨江高穎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不君  
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  
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  
之地晉武受命尋又吞併永嘉南遷重自分割自爾已來戰爭  
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常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  
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  
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

墻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  
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  
總惟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阿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  
用爾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  
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  
彼其必克三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穎欣然曰君言成敗事理  
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唐常倫天寶中為揚國忠所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  
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  
抑令就役多遭捶罰人不聊生倫曰國忠鑄錢須得本色人抑  
今百姓農人為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估價工曉者為之

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

班宏為劔南西川節度高適判官特青城山有妖賊張居安以左道惑衆事覺多誣引大將龔綏日月軍吏皆懼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

杜黃裳為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主留務於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設謀將伐子儀乃為偽詔書欲誅大將溫儒唯等黃裳立辨真偽以示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難不作

盧坦為義成軍節度使李復判官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衛軍士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復喪然後歸東都

劉昌裔為陳許節度曲環判官環卒詔上官浣知節度留後時淮西吳少誠攻許州浣新領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况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六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浣然之

張引靖為東都留守杜亞從事留守將令孤運逐禽獸出郊其日有劫轉軍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引靖同鞠其事員與引靖皆以運職在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員及引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

裴向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李紆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紆來奔奉天向領州貴先因賀縣

尉林寶後徒板築不期及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後唐任圜為潞州觀察判官常山之役李嗣昭為帥卒於軍圜代揔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獎賞

周邊蔚為邠州李德琬從事晉高祖建義入洛德琬不即獻城蔚力勸曰清泰運去新主勃興兩都衣冠歸之大器在手矣公宜表率西諸侯入覲何持疑若此稍稍達於外則後悔無及矣德琬然之乃馳使入貢朝廷知蔚有其力尋徵拜虞部員外郎段希堯初為晉高祖從事清泰中晉祖揔戎於伐北一日軍亂呼萬歲晉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十八

太監募府部

才學

兩漢而下公府將募咸得以辟署賓佐咨其策畫為故士之懷才者莫不頌伸於知己而效其所長者矣乃有藻翰英發學術淵奧洽開強識稽古博達擅筆牘之敏馳文雅之譽辭令尚乎軀要書檄暢於事情銘紀極於溫潤賦詠臻於典麗用能飛勝光價抑揚望實聳和門之風采為士林之矜式固可以隆賓禮之異數為道義之益友又豈得曳長裾託於後乘而已哉

後漢傳毅章帝特為郎中以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

竇憲復請毅為記室催駟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班固永元初為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參議從憲平匈奴固與傳毅之徒皆置募府以典文章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之盛德令固作銘魏陳琳廣陵人漢莫為大將軍何進主簿其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和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以為司空軍謀祭酒館記宣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阮瑀陳留人漢末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以瑀及陳琳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歎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繁欽為太祖丞相主簿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祖書記發喉轉意率皆巧麗

徐幹為太祖司空軍謀祭酒掾屬幹總識洽聞操幹成章太祖特加旌命後為五官將文學

黃昭為袁紹參軍事既歸太祖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焉

傅嘏字蘭石司空陳群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事

下三府段着論難邵正始之初除尚書郎

蜀李朝為先主益州牧別駕從事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劉巴字子初為先主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

吳滕胄善屬文大帝為吳侯時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

胡綜字偉則大帝為討虜將軍時以綜為金曹從事累遷書部領右都督自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晉荀勗初為文帝從事中郎記室會平蜀還洛與裴秀羊祐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十萬之衆也

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席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越遷大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駟馬催之

諸葛恢為元帝鎮東叅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顧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厚掌書令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

孔衍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總書記後為東征賦未列稱過江而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為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何為辭宏既答云風鑿散即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損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法然而止後從溫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伏滔為桓溫叅軍從溫伐表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

淮羅舍為征西將軍溫常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曰此止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令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叅軍

習鑿齒為桓溫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特與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交善

宋劉穆之為太祖將軍府記室穆之與叅軍朱齡石並便尺牘嘗與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諄諄然無廢也

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為高祖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自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叅軍騰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及宋國建以至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謝晦為高祖太尉主簿涉獵文義郎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群僚莫及  
沈懷文文帝時為揚州治中從事史特議者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鈞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天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引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騫於自古比伐相公歷韓用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於興贊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案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于典文詳古准今不宜虛費帝從之南齊孔稚珪仕宋為尚書殿中郎太祖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叅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劉繪為豫章王疑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謝朓為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輔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教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流連晤語不捨日久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密啓武帝遷新安王軍中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瘦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咽而乃服義徒擁婦志莫從邈若墜

風飄似秋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  
一介搜揚小善捨禾場圃奉筆苑園東汎三江西浮七澤契闊  
戎行旃客無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息加顏色沐  
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飢骨不悞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渤澥方春旅翮清切蕃房寂寥舊華輕冊反泝予影獨留自  
云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鯢  
於春渚朱印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在社席無改雖  
復身填溝壑獨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及為尚書殿  
中郎明帝輔政以眺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王秀之  
為豫章王驃騎長史王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  
梁王僧孺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冊

陽尹召補邵功曹使僧孺撰東宮記室

范云為齊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子良尅日登泰山及命云云  
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篆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  
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及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  
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未問云云曰下官嘗讀史記見  
此刻石文乃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  
朝

江淹字文通齊高帝輔政聞其才為驃騎叅軍及荊州刺史沈  
攸之作亂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達補記室叅軍事  
任昉齊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云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  
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已來始復見於任子

若孔門是用入其室升其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有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叅軍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

裴遷河東聞喜人齊建武初刺使蕭遙昌引為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廟遙昌為立碑使遷為文甚見稱賞

丘遲字希範齊末為殿中郎高祖平建業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叅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此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

鍾嶸字仲偉天監中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專掌文翰時居士何遜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而裔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端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顏協為元帝湘東王荊州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並相亞府中稱為二協

劉綏字含度少知名歷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綏居其首

周弘直幼而聰敏為元帝外兵記室叅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慄平原劉綏沛郡劉毅同掌書記

劉毅為元帝中記室大清中侯景亂帝承制上流書檄多委毅為

蕭子範為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

偏被恩遇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曰是府中文筆皆使其草

後梁蔡大寶初為岳陽王譽諮議叅軍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譽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製玄覽賦令注解為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

陳王勣仕梁為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勣隨例迎候勣令從事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勣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孔奐為梁時揚州刺史王僧辨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識議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記室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援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及征侯景軍至白茅鸞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辨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蔡景歷為高祖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辨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授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辨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

徐伯陽初為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叅軍事安都素問其名見之降席為禮時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為謝表文帝覽而奇之毛喜天喜中為宣帝驃騎將軍府諮議叅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兒宜用叔為稱宣帝以訪于喜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卿等

二十餘人以啓帝稱善

後魏胡方回初為赫連居巧中書侍郎大武破赫連昌方回八國雖雅有才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慶太武覽而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張普惠為任澄司空倉曹叅軍澄之表議書記多出普惠溫子升字鵬舉為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中時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荅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月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表躍為大傳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

王偉為侯景行臺郎中武定中景據河南齊文襄令韓軌討之不克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乃遺景書景復荅文襄覽之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北齊揚愔為神武行臺郎時神武功勳未下命愔作祭文燎筆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

後周盧柔為太祖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隸之間多舉兵來附書翰往反曰百餘牒柔隨機報荅皆合事宜田徽為太祖夏州記室叅軍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時王思政鎮王壁歸於太祖乃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元偉字猷道少好學有文性尉遲迴伐蜀以偉為司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為

裴漢初仕魏為大丞相府點曹叅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史斷如流相府謂之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

劉璠初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王皆璠之辭也

隋劉臻字宣摯周末為冢宰宇文護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

李德林為高祖大丞相府屬未幾而三萬亂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中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

殊禮詔策牋表聖書皆德林之詞也

祖君彥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崔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羽檄皆成其手

唐魏徵字玄成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室每見寶藏文疏未嘗不稱善既文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密雖竒之而不能用人

陳叔達高祖建義為丞相主簿禪伐文誥多叔達所為尋拜黃門侍郎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叅軍時戎軒歲警羽檄交馳出入十年當典管記每軍書表奏註馬立成文約理瞻初無稟草

薛叔為天策府記室叅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

處六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授筆立疏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薛元敬有文學為從父收之亞武德初為天策府參軍事署學士與許敬宗俱以本官直記室

張昌齡為崑山道行軍記室破廬明月乎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常豕慶為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豕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又嘗扈從九成宮為山詩十首文理清暢屬和者數百

令狐楚為大原掌書記時節度使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為後事軍中誼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命聲益重

李商隱為令狐楚天平宣武巡官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革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善為誅奠之詞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才商隱後為河陽王茂元掌書記柱州鄭亞東蜀柳仲郢判官有表狀集四十卷

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始鎮浙迺迄於淮甸皆參佐賓進軍政之餘與之吟諫終日

李巨川為王重榮河中掌書記時僖宗在蜀賊據京師重榮糾合諸侯叶力珍冠軍書奏請堆安盈凡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潘鄰無不聳動後為韓華州掌書記時昭宗駐驛子

華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  
傳餉同輔王室四方書檄騎報輻奏巨川洒翰陳叔文理俱恢  
昭宗深重之梁李珣為太祖掌書記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  
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珣草檄班師即就外次  
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太祖為太祖嗟賞

後唐李襲吉為武皇河東節度副使好學有筆述雖馬前馬上  
手不釋卷凡太原自中和末所發牋奏軍書皆襲吉所為也昭  
宗重其文章因受奏受諫議大夫使上事比省以榮之上事竟  
遣歸太原復其戎職

馬郁幽州人少警悞有俊才多智數言辨縱橫下筆成乾寧末  
為幽府刀小吏時節師李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共弟儔云威  
謀危軍府裹甲竊發與三軍接戰而死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  
末幕客為書多不如肯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之條例事狀云  
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命因得署幕職後在莊宗幕府自  
李襲吉卒後每有四方會盟撒多命郁為之答吳蜀書與王檀  
撒皆郁文也

盧汝弼初仕唐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天祐三年歸於武皇代李  
襲吉為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叅決汝弼美書翰文彩綺麗人士  
稱之

司空顛初為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為揚師後招討判官師原  
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王正言令草奏正言  
本非文士又為亂兵所迫汗流浹背秉筆不能指一詞張彥怒

排之塌下日鈍漢笑我比書吏曰誰能為我草奏者吏曰司空  
即中羅令公幕客有俊才即馳騎召之題已被剽奪弊衣而至  
長揖彥即操筆於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綴連草數奏張彥  
讀至軍府無非甚切朝廷却以為閑必若四向取謀但恐六州  
俱失彥甚怪其意即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為判官  
李遇同光末自翰林學士為魏主繼房伐蜀都統判官是特幕  
府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周張沆後唐明宗朝擢進士第奏王從榮為河南云表流為巡  
官王董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寮大集手自出題令面賦詩小  
不如意則壞裂抵弃沆初通刺屬合坐客各為南湖廳記流曰  
聞生名請為此文沆不獲已翰及群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  
於石繇是署職

王仁裕初任後唐為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及思同敗清泰常  
素聞其名召令隋駕入洛汭路書詔皆出仁裕之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九

幕府部四

公正清廉

公正

夫率性蹈道中立不倚毅然其色確乎其志其行已也疆禦不  
畏其事上也詭隨靡縱斯烈士之所守也漢氏之後選辟尤盛  
故戒之賓佐州郡之從事濟濟乎其多賢才焉乃有蒞職剛果  
遇事慷慨臨難不苟當官而行靡念媮合未嘗曲意杜塞清託  
之徑勸激忠義之節持論守正造次由禮脅逼而無撓危險而  
靡憚乃至言之不用志之不伸投傳而去者盖有之矣斯皆含  
忠履絜立誠秉操守死而不貳者也願豈肯枉道而事人希世

而取容者哉詩曰靖恭爾位好是王直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  
疚蓋古之益友者歟

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分北翁歸部分  
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長史雖中傷莫有怨者  
後漢樊準字幼陵南陽人為州從事一云為郡功曹臨職介正  
不發私書

衛羽為克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康為濟陰太守負其勢  
大為貪於刺史第五種欲劾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  
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  
馳至夜陶閉城門收康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糾發其臧  
五六千萬即舉奏一州震慄

楊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

吳祐為大將軍梁冀長史及冀誣奏大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  
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  
罪成於卿手李公帥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  
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

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  
席時人畏其節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別駕  
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

何敞辟大尉宋由府時齊殤王子都鄉候暢奔予國憂上書未  
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

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弟土藩臣來弟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敬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至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鄉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昭然莫疑敬不勝所見諸獨奏案由乃許為二府聞敬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減罪並連單兄中常侍軍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胡騰字子升桂陽人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賀從事公卿貴

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

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

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

臣自

同都官從事帝從之

都官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

自是肅然莫敢妄有

所干騰以此顯名

蓋勳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執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鴞欲其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王允太原人為郡吏郡人有路佛者少為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

劉惠為冀州治中董卓廢少帝袁紹奔冀州紹舉兵刺史韓馥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覆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韓嵩北海人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

魏牽招字子經冀州牧袁紹辟為都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不見罪也

徐弈為太祖部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弈終不為動

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宣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國淵辟太祖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袁渙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崔琰初為袁紹所辟後太祖領冀州牧又辟琰為別駕從事太祖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太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

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炭塗而按計甲兵唯此為先  
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  
失色

郗原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賈逵為文帝丞相主簿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  
高堂隆泰山人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  
呵之隆按劔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泰箏相如  
進年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蜀費詩為部永昌從事初漢陽縣降人李鴻未詣諸葛亮時將  
琬與詩在坐鴻謂亮曰孟達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

又皆叛先王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漢末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  
不脩繇奏免之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漢末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  
時沙羨長臧穢不脩濬按殺之一郡震靖

晉劉毅字仲雄魏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以太郡吏百餘人  
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辟司隸都  
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躩虎之大鼯鼠蹈其  
皆毅曰既能躩虎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而去

盧欽字子若初仕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  
曰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

程衛為劉毅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牧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

傳咸為司徒左長史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太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劫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婚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若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

王濬引農人州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者望風自引而去王銓為梁王彤大將軍參軍彤嘗大會謂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八在此獨爵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是王法不可復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襆以為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襆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羊亮為大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昔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

卞敦字仲仁為東海王鈇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弥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

陳頤字延思陳國苦人州辟部從事刻按沛王韜獄未意會解  
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  
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  
史御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並糾事徵文墨前  
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刻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  
聽宜依法窮竟

陶侃為盧江郡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歆有所按侃閉門部勒  
諸吏諸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  
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

何克為大將軍王敦是主簿敦兄舍時為盧江郡貪汙狼籍敦  
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任盧江人士咸稱之克正色曰克  
即盧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謂之不安克晏然自由  
若是忤敦在遷東海王文學

宋劉敬宣晉末為會稽王元顥驃騎從事中郎元顥矯淫縱肆  
群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未嘗飲酒調戲之未無所酬答元顥  
甚不悅

吉翰字休文為長沙王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佐將  
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

劉湛為盧陵王義真車騎長史義真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  
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索魚肉珍羞於齊內別立厨帳會湛入  
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設義真曰旦甚寒  
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去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沈演之為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儀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諛之於是康嘗因論事不會旨義康變色曰自今後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苦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

袁淑為彭城王義康軍司時祭酒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

張暢為南譙王義宣長史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入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

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為逆使嬖人翟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零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迴請殺以衆賴丞相司馬笠超民得免進號撫章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

阮韜為兗州別駕時刺史江夏王義恭起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南齊劉璉建元初為武陵王擘冠軍征虜參軍擘與僚佐飲自割鶩炙璉曰應刃落俎膽大之事殿下親執鶩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

蕭暢為始安王遙光諮議參軍遙光初起兵問暢暢已正色拒折不從乃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

梁孫謙仕宋為征北司馬府主建百平王將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叅軍

夏侯詳為明齊帝豫州別駕及帝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庾華仕齊為荊州別駕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其著名地卑瑣顧名桂士流時始與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中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上藉出身州從事憺命華不從憺大怒責之曰元起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卑州宜深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庾喬單子也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與話以寒賤士加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令及之故元帝勅喬聽與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喬朝賀喬不肯受列曰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與話同處與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沈滂為尋陽太守仍為信威蕭隸達長史太守知瑒性屈彊每忤隸達隸達御之天監八年因人諮事辭又激厲隸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邾瑒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隸達害子續累訟之遇隸達亦尋卒事遂不窮意

後魏公孫同慶篤厚廉慎為李崇驃騎府外兵叅軍隨崇北征

有方直之稱

楊因為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楊法曹行參軍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因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因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惧色昶甚奇之

費穆字郎興為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特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規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為長史

辛少雍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性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堅明

辛雄為清河王懌司徒左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

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大尉又為記室參軍

鹿恂為貴州彭城王邵府司馬廣川人劉鈞清河人房湏反邵遣恂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邵左右檀增首級妄請賞帛恂面執不與邵弗從恂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恂家事不辭而出邵追而謝焉竊歎者於言嚆咿欬加私害恂聞而笑之不以介意

羊敦為梁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于烈為司空長史大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烈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財用自應閑告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

北齊盧勇為高祖丞相主簿屬山西霜檢運山東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繩刻之公主訴於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謂郭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

杜弼為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卒子炎議事云須取署子炎高祖大怒曰小人都知避人家諱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子炎因蒙釋宥世子在京聞知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利也

李繪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門以此久而沉屈

隋李雄為鴻臚卿開皇中晉王出鎮并州高祖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主甚敬憚吏民稱為

王韶為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於法度

元岩為兵部尚書封平昌郡蜀王瑋鎮益州以岩為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嘗欲取僚吏以為闈人又欲生部死囚取膽和為藥岩皆不奉教排閣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岩為人每脩法度蜀中獄訟岩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何怨焉帝甚嘉之賞賜優給

房彥謙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衍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

莫不敬憚

杜景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又鞭笞僚吏特以威勝景佺謂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莫受命也何籍教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邪又曰今公特咫尺之制真偽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遂叱左右各罷散房慙服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司州馬竟不得視事人吏謂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佺由是稍知名

常倫天寶末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禁軍人相次到蜀多所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宮潛毀貶衡州司戶

穆寧上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仇監鐵轉軍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讚於光弼且言將殺寧以脅之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義理不為撓折光弼深敬之寧得行職

崔祐甫為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

高郢為朔方節度郭子儀掌書記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言爭救遂忤其意奏貶猗氏丞

王宗為壽州團練副使真元十五年壽州刺史楊承恩老耄多病其政事委於男澄及叛官卿侃孔目官林宸等至是疾甚侃等乃與將校等謀以澄為刺史宗知之密與大將軍曰瑀等謀曰楊大夫慙疾病當即痊平脫有不諱帥朝廷自除刺史豈可

便令楊澄知事也遂囚擊澄侃等駟騎以聞故授宗樞知壽州  
刺史事侃等得罪尋加宗御史中丞

李藩為東郡留守杜亞從事洛中盜發有評平人令狐運者亞  
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寃爭之不從辭出後獲真盜宋瞿曇藩  
益知名

薛戒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陽羨山辟江西從事府罷歸山柳  
冕為福建觀察表戒為從事會泉州閩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  
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總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  
泉州別駕冕附會權勢將繼成總罪使戎案問曲成之戎以總  
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令引戎入  
戎吒引者曰安有觀察使據衙而見賓客哉遂歷東廂從容而  
入冕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具以狀聞置  
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日誘令成總之罪戎操  
心如一意不動搖杜右鎮淮南知戎之寃乃止其表發書諭之  
戎難方解遂辭寓居于江湖間

賈直言生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從為李師道賓佐  
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前後將加色害者數四及師道就  
戮劉悟於禁錮之所引為上介移鎮東郡上黨皆在府幕悞有  
纖毫之失求嘗緘言於是正直之譽頗洽群聽朝廷以謀議大  
夫徵之詔下之時無不稱當

朝愈真元中叅故相董晉汴州幕府後為張建封徐州從事言  
多率直無所畏避

孔戡元和初為昭義軍節度盧從事從史狂恣不直戡以言直不從引去及從史敗時已死贈司勳直外郎

後唐譚善達為寧江軍節度使四方鄴判官鄴為政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劉贊明宗朝為刑部侍郎時秦王為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咨須朝中選端納誨異其稟威乃薦贊明宗授秘書監兼秦王傳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故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及在秦府因事或發正論王側目怒視殊無下賢之禮或與諸僚候於外屏有竟日不召而不得食而指闕之謀故不預聞及秦府得罪或有得旨安尉言止於朝降而贊已被衣驢乘在聞門其安慰曰存撫之情也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叅佐朝降免死幸也俄而臺吏示勅長流即時議貶所在嵐州踰年故歸田里

晉符蒙倅常山戎事安重榮在鎮所為不法蒙多否之為左右所間幾罹其禍

### 清廉

夫委之貨財不虧其義儒者之行也約失者鮮儉則固先民之訓也由漢而下盛幕府之選士之負氣節懷智術者多歸焉因有數尚名檢砥礪廉隅內懷耿介無所遷染以至奉身居家儉

而有度輕財辟賂舉無矯飾受賜不思於苟得安貧未聞於改  
樂自非道義中積志尚絕俗又惡能確然秉操而不殞獲者哉  
漢趙廣漢丞郡蠶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  
名

後漢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噐  
聞人襲郡為督郵行則負檐卧則無被連麕皮以自覆不受人  
之費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  
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密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  
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付縣曹

范丹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

蓋勳為漢陽長史中平初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  
期刺史梁鵠欲奏誅儁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  
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魏王修為袁譚別駕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  
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乃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晉薛兼為元帝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長史加寧朔將軍  
遙知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勅  
材官為起三間齋室

梁范岫仕齊為祭興宗荆州主簿興宗將卒以岫貧之遺百錢  
旨賜錢二十萬岫辭拒之

庾華仕齊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  
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  
美州里榮之

庾黔婁為鄧元起益州長史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  
分於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  
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齒

蕭介為武陵王揚州長史在職清白為朝廷所稱

蕭洽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  
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

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旁無姬徒家徒壁立世以此高  
之

後魏高允神鹿加三年大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  
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  
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  
罪唯允以清平獲賞

劉懋為太尉司馬家甚清貧亡日寂徒四壁而已太傅清河王  
懌及當時才傑莫不痛惜之

張普惠為士城王澄參軍及澄轉揚州普惠及為開府主簿歷  
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籃縷澄資絹二十匹

主簿鹿愈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子直出鎮梁州愈隨之州  
州百兵糧和親者靡不潤屋愈不取子直疆之終不從命  
平常為幽州別駕廉其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

免飢寒

溫子昇為廣陽王東北道行臺郎中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

北齊張躍為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長史又以躍為軌諮議參軍後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挂網者百有餘人惟躍以清白獨免徵為丞相府倉曹

後周裴文舉為齊王憲府司錄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為益州總管府中郎蜀士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人為貴莫若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屢每款資給之文舉常自謙遜辭多受少

隋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素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謂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朽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将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下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常師平陳之後領元帥掾陳國府歲委委於帥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陳孝意大業中為鴈門郡丞時政行日紊長史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勵

敬肅大業末為潁州郡丞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唐崔義玄清河人大業末說賊帥黃君漢歸國并懷州總官府

馬王亮遣將高毗略河內義玄擊敗之君漢將分所獲金帛義  
玄拒而不受

杜暹為婺州叅軍裱補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張以贈之暹唯  
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  
何異也

常倫天寶末為劔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官及禁軍相次到蜀  
多所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蜀川咸賴其理

晉李遐天福初為西京留守判官兼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  
作亂使人輦取十帛以藏常群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  
為其下所害

漢王松晉高祖鎮太原時松為節度判官晉祖令監帑廩以清  
若見重

周馮道初為河東節度掌書記所得稟賜不置別庖皆與從者  
共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二十

幕府部五

謀畫

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夫揣摩成敗之理裁量用捨之要  
終以寡過而有成功者為難矣漢氏而下公卿侯伯多所叟署  
故其從事掾佐頗有卓犖奇偉之士至或參議正典經綸戎務  
決機制勝料敵應變慮必周物舉無遺策斯因心術明晤出於  
中智之上識理深粹預乎天下之精者已乃有失於聽納終貽  
悔各事機既往追咎奚及及蓋俊哲之忠謀賢達之嘉論不可  
以不察也

漢杜欽字子夏大將軍王鳳輔政奏欽為騎軍武庫令會西南

夷夜即王等相攻漢遣大中大夫張康解和不從命欽說鳳曰

大中大夫康使和解蛮夷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

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要復守和解選要法不太守察

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一時三月也言空王侯得

收獵其衆申因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

犯狂守尉遠藏温署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

往必焦洿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

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群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務調穀積要

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為

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主不以勞中國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

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知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惜壞墜

毀也亦宜因其萌芽早繼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

言鳳納其說後為議即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欽見鳳專政

太重戒之曰昔周公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

之明無信說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

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偃伏之受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心

不介然有問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稚信稚信謂素開一朝

之說而穰侯就封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武安侯

也退謂考工地益三事之迹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

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安侯之款毋使范

睢之徒得聞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生章上封事求見果言

鳳專權敵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

鳳專權敵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

與護欲退鳳鳳甚愛懼欽令上鳳疏謝罪乞駭骨文指甚哀太

后涕泣為不食帝少而親倚鳳亦不怒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

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

乞駭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

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無屬親無屬於上

其義非主上所以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

在京師明不難成周示不亡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

宣就於齊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御禽往冷齊城猶嘆息永懷

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

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言衆人之意主上昭然知之故

攀援不遺援引書稱公毋困我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

我困蓋成帝與鳳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因至

忠鳳復起視事上公尚書劾奏京兆尹章詔下章獄章既死衆

庶寬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

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

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沉於遠方

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

寬明之德爭引謂引事教以諫爭也一日欽愚以為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並見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慮若明

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後漢馮衍初為王莽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與衍俱至定陶

莽追詔丹曰倉庫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損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功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仲祭仲立實而出忽終得復位見美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急張良以五世相韓推奏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貴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片至之興莫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期運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嘆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從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監與

莽追詔丹曰倉庫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怨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損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功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仲祭仲立實而出忽終得復位見美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急張良以五世相韓推奏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貴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莫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椎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期運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顏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嘆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從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監與

赤眉戰死衍乃云命河東衛羽為兗州刺史第五種從事是時  
大山賊叔孫無已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  
寧忘戰曰又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  
請往譬降之種敬詰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劉先為別駕時曹操與袁詔方相持於  
官渡紹遣人求助於表表許之而不至嵩說表曰豪傑並爭兩  
雄相推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  
不然因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  
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六矣夫以  
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  
江漢恐將軍不能御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符曹公曹  
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祿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袁大將蒯  
越亦勸袁袁狐疑乃遣嵩詣曹操以觀虛實嵩還深陳操威德  
說表遣子入質袁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拷問隨嵩行  
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魏荀彧為太祖奮武將軍司馬太祖領兗州牧任彧留事會張  
邈陳宮以兗州潛迎呂布或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至誅叛者乃  
定時豫州刺史鄆貢師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  
其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  
見之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  
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  
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或無懼意謂郵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

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  
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民大飢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  
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  
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  
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  
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  
也河內已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  
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  
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著舍布而東多留  
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  
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  
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  
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  
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  
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  
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  
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  
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  
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  
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  
連張楊未可奏制或勸太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  
從高祖東伐為義常素縞而天下歸心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師家儉通使雖禦  
難干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正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  
轉東京椿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因此奉主  
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引義以致英  
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  
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  
子都許

毛玠為太祖治中從事語太祖曰今天下分懷國王遷移生民  
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  
今袁紹劉表雖志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  
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種植畜軍資  
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

劉曄為太祖司空主簿從征張魯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  
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  
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絕雖  
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  
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  
袁詔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  
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  
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  
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  
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大軍遂還後蜀降人言蜀中百數十萬雖斬之不能安也太祖近問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少定未可擊也

賈誦參太祖司空馬事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誦諫曰明公昔破袁詔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士樂業則不可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司馬即為太祖丞相主簿即以為天下分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之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即本意也

高柔為太祖倉曹屬時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而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苟平漢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曹純以議即參太祖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

陳群穎川人蜀先主臨豫州辟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先主先主欲往群說先主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先主遂東與袁戰布果襲下

邳遣兵助術大破豫州軍先王恨不用群言

趙浮為韓馥冀州都督從事浮與程奕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  
筭聞馥以冀州與袁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常在朝歌清水口  
浮等從後來船數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  
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甘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  
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  
士分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  
居趙忠歆舍遣子賈冀州印於黎陽與紹

董昭字公仁為袁紹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介橋鉅鹿太守李  
郡及郡冠蓋以贖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  
何術對曰一人之御不能消衆謀歆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  
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  
數十人專為謀主警動吏民昭至郡偽作詔檄告郡云得賊羅  
侯安平張告亂當功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為應檄到收行軍  
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慄乃以  
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善之

程昱東郡人太祖時昱表為東平相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  
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於是袁詔使人說太祖連和太祖亦歆  
遣家居鄭太祖新失兗州軍倉盡將許之時程昱使適還引見  
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詔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  
曰昔田橫齊之世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  
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

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豈曰豈愚不  
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  
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住鄴將北面事袁詔夫以將軍之聰明  
神武而反不羞為袁詔之下竊謂將軍恥之意者將軍殆而臨  
事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  
而知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謂  
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戰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  
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立成也願將軍更慮  
之太祖乃止

郭嘉為太祖司空軍祭酒太祖將討袁紹嘉曰紹方北擊公孫  
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授此深  
害也太祖曰然太祖破呂布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  
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  
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因敗過之若  
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急攻之遂禽布太祖欲速征劉  
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太祖疑以  
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  
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  
奔紹紹果不出後嘉從計袁譚袁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  
乘勝遂攻之嘉曰袁詔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  
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  
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

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

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河北既平太祖多群召請冀幽并知名之士斬臣事之以為省事據屬皆

嘉之

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群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

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故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詔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踰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容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大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

之必為備不如車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

祖授為袁紹從事太祖征紹還官渡紹進保陽武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專宜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李孚為袁尚冀州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

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且脯糧不  
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湛使從  
者研問事杖三十枚擊著馬邊自著平上憤將三騎投暮詣鄴  
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少鼓一  
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  
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  
西折當章門復責怒牧縛之因開其圍騎到城下呼城上人以  
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嘉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  
笑曰此何從得入也方目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  
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及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  
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  
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孚乃無何將  
所從作降人服隨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  
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角突圍得出其明太祖  
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勤喜會尚  
不能救鄴破走至中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  
譚復為譚主簿

郭淮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淵與蜀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  
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冠將軍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  
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策也不如遠水為  
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復擊備可破也既陣蜀先主疑不渡淮遂  
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大祖善之假節節復以淮為司馬

趙儼為扶風太守時蜀將關羽為征南將軍昌仁於樊儼以議  
即叅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  
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  
今賊圍素固水源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  
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  
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  
如有緩救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道地箭飛書與仁  
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舡猶據沔水襄陽  
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  
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  
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救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審入追北權則改慮  
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  
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為州別駕建安中吳大帝率衆圍合  
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  
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為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  
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齊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  
部為賊所得大帝信之遽燒圍之城用得全後為太祖丞相主  
簿時關羽圍樊襄陽太祖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  
有損劉備孫權 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

兵西襲公安

江陵羽遂見禽

魏常林為文帝五官功曹時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計之林曰昔忝傳陵又以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蜀殷觀為先主荊州主簿吳大帝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

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吳果輟計遷觀為別駕

龐統為先主軍師中郎將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鄰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謫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真於信今日不敢終為人利耳備遂行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報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思信未著此不可者璋既

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閔頭間數有幾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款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婦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固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楊洪字季休為益州治中從事時先主征吳不克還來求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丞相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攻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无益典所憚

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胄鄭綽計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固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幸吳求活耳勅胄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胄綽承洪言果生獲馬謖為諸葛亮丞相參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遣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反

吳張紘初為太帝長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恐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少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晉何憚為揚州別駕刺史周浚隨王潭伐吳與中軍大戰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分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業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善其謀便使白潭憚曰潭闇於事機而欲損已免咎必不我從容固使白之潭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動貴

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其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至聞也具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潭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潭召之不来乃直三山孫皓遂降於濬潭深恨

任明為益州刺史羅尚從事時流人李特寇成都尚據大城自守李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請村堡過期日內外擊

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偽降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已欲  
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悉聽命還執尚  
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州刺史宋公  
建平太守孫追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都督李璜助任藏阜尚  
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三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  
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  
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尺傳首洛陽

陳珍為涼州張茂參軍劉曜遣將攻韓璞於異城茂出次石頭  
謂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  
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長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  
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羗鳥

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持久與我爭衡  
也苟不退珍請為明公率獎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  
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  
西然後迴滅桑壁珍暮發氐羗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茂深  
嘉之拜折衝將軍

趙誘字元孫州辟主簿值刺史郝隆被齊王罔檄使起兵討趙  
王倫歷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罔  
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  
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  
上策也不然具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右遣小軍  
隨行助勝下策也隆不從遂敗

盧志字子道自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頊之弟鄴也愛其才  
量委以心腹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  
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  
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  
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仇高  
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大叅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  
督趙讓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志曰今我軍失  
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  
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  
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號衆百萬與張泓等  
相持不能決大王共輔朝廷得濟河北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  
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  
因大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  
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  
廷封志為武強加散騎常侍

淳于定為南陽王模謀臣為征西大將軍鎮關中東海王越表  
徵模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定說謨曰關中大有之國霸  
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  
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  
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

潘滔為東海王越司馬時苟晞為撫軍都督青兗有威名滔說  
越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八心非蛇臣久令

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迂于青州厚其名號必曰公自牧充  
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于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  
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  
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

孔坦為尚書左時蘇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  
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  
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淨賊  
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料郗鑒鎮京口  
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湏召郗公遂使東門無  
恨今宜遣還雖脫猶不勝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  
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  
遂勢分卒如坦計

高崧為簡文帝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  
帝患之崧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尔便六軍整  
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作為簡文書草曰  
寇難宜乎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等能引斯會非足  
下而誰但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便古人之所  
難不可易之於師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  
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沓想足下以少聞之苟患天起兵於  
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為名

敬宣父宰之時為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  
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宰之心不能平以此舉使宰之

為前鋒大傳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周旋之呼敬宗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我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棟之恩能奉戴天子緝穰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恬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無骨宗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昱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詔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胡藩為高祖鎮軍參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守者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

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

王誕為高祖太尉長史廬循察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循滅廬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推重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

顏竣為孝武安北鎮軍北即府主簿魏軍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秋之欲侵異若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馭心無厭重以忿怒無所不至

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分散如其不然者則實並喪社稷之事  
去矣皆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  
于心外慙良久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  
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太  
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畫哉温得書  
還鎮

却超為桓温叅軍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瑋超諫以道遠  
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  
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不戰通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  
也今盛不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  
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歆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

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自計輕決公必務其特重耳若  
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今資儲克備足及來夏雖  
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遠決退必愆  
之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舡道並滯且比七甲寒三軍  
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來此大限關非惟無食而已温不從果  
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

晉鄧潛之為何無忌大將軍府長史無忌將率衆以距盧循潛  
之諫曰今以神武師抗彼逆衆迴山壓邛未足為驍然國家之  
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邪曹成鑿且  
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伺其疲老  
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其失利悔無

及矣無忌不從果敗

宋劉敬宣晉未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將軍事隆安二年王  
恭至於深入今幸因兵交之後業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  
弊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  
四千疋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闕卒難閉  
絕冠負力玩陵驕黠已甚雖七互市實覘國情多聽其示則傑  
傲罔已通向為鄧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缺內修德  
化外經邊事保邊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沈慶之年三十未知名注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  
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拔為寧遠中兵叅軍竟陵蠻屢  
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將致帥之稱



